



嘉慶乙亥夏日楊尚

借讀一過



建炎時政記序



臣某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飛龍宋都為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今上御名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无與此願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如何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无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无毫髮可稱罪戾有丘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事負明恩為罪大矣臣自

去魏闕七更歲華荐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恩  
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  
追記往事編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百  
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輒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  
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  
鏤心腑豈敢拜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但  
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于篇至於日辰有  
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  
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火館備揀擇  
天威无任懼惶戰越之至臣某昧死頓首頓首

每

建炎時政記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六月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  
晚赴內殿起居叙致謝恩訖力具陳奏材能薄  
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  
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意謂  
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為金人之所不喜  
地不當為相臣過意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  
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

編錄建  
待制詔  
之運方  
主嗣位  
知非常  
如何哉  
无周身  
罪疾有  
美臣自

不當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為仇敵其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耶且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可以為相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當有此言朕告以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繇力薄才實不足以勝重任因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

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

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對子內殿同執政奏事訖臣留身再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為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僥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款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

脩士氣振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遼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法如赦如赦惡逆選人階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改正法以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

每行世二字

大略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皆受偽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矇教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賞信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拒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淺著宜今上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新即大位宜益脩德以感天人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榻上俟

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  
五劄子除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  
知太宗正事仲孫可特授武曠軍節度使依前知太宗正  
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皇叔靖康軍節度使知  
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靖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皇叔寧遠軍節度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儻可特授光山  
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二  
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  
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

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子有旨付中書  
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脩治京城  
祇脩車駕還闕謁款宗廟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臣增  
葺城池量脩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  
謂赦惡逆已行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  
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守劄  
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脩舉軍政措置控禦備件以  
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仰  
黷天聰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本政久任脩德三事死施  
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寮二事皆

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  
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  
明白無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余厚結虜酋得其  
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  
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  
淵聖即位首擢為相奉虜中方面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所以執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  
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  
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  
降偽詔以止之又遣即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

告數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  
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  
將而必誅况邦昌已僭竊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興之業  
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為三公真王參與國政  
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  
之廷辨如臣理屈豈敢復上言許之乃令小黄門徑就幕  
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  
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  
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返尊崇之如  
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

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  
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  
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首端且援朱泚  
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  
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  
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道路指目哉因泣拜  
曰臣不可與邦昌同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  
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御劄子未日將上取旨臣  
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政執奏事進呈  
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

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  
節度使潭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偽命臣僚劄子宣諭曰  
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徃徃因以為利如王及之坐  
蕃衍宅門詬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為妾卿知之否  
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  
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  
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冰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  
著除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  
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  
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傳道意旨徃返數四京師人



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  
居民結保不能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  
道君東宮后妃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  
皆為執政此四人者宜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以為有之  
得旨皆散官安置余以次謫降內王及余大鈞周懿文胡  
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疾速取勘候按到日取旨李若水  
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  
以聞又進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  
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  
昌事內侍輦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謝曰陛下睿

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勉勉以圖  
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  
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置登聞檢鼓  
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同奉

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瑛  
除應天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  
差知廣州唐懋差知荆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

六月五日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  
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  
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為朝廷堅守

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  
結集田以蠟書號額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  
郡視河北為多款乞於兩路置可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  
未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  
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  
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  
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使司委  
臣選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圣旨以  
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敦守襄陽府趙子樾  
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縣捍禦

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敦轉一官除  
秘閣脩撰子樾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  
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青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  
襄陽府居住趙野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  
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逼留不進故也

六月六日內降旨詔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  
屬時多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洪惟祖宗  
膺受天命獲育亟身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  
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圣皇帝以恭儉而纂  
圖海內又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欺師待

以不疑墮其茲神却失金陽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  
既遷六宮皆從迨朕叔兄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迫禍  
故之臻亦古未有足用以夜裝幘于朕心念父光幽辱于虜  
足凋生靈和罹于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處惟爾四方士民  
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  
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  
州縣民戶家師勅上調發之煩誠可加犒當厚與撫循賦  
歛之厚當減蠲賦去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聞虜  
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火為  
盜乘時招克重川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冀于典憲

靖服之憫忠義敢言之上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  
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推用上招俊又竄黜姦回  
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于庫下之上人夫小志我之  
祖宗當同心以相扶持下一軍民不顧渝于夷狄當勸  
力以相保國勢既昌天亦益固庶幾鄰敵悔過奉還盡與  
則予一人以寧爾亦行無窮之聞不其躍欣茲昭示想  
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得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益  
除刑部尚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懋除礼部侍郎董耘  
除兵部侍郎許崇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珏除中書舍  
人曾問復侍郎知漳州吳巖夫除光祿卿李柄除左司員

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少卿

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誦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張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  
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  
同奉聖旨李田誦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  
居住以言旨論其防河退道及嘗受偽命故也

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  
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于中卻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  
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棄時為姦靡所不至實為中  
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名量加竄黜為臣子之戒

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于我臣奉伍理當關略以  
責後效惟王宗濬首引衛兵逃遁到都城失守不可不責  
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体至懷故茲詔諭  
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秀濟罷太常少卿主簿亳州明道宮莫  
破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官郎余  
應求除考功郎官陶煜除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  
庚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程邁並令乘遞  
馬發來行在洪昌罷諫議大夫張鄉材罷刑部郎官胡思  
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勅司

有請也六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  
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諡劉韜能死節不為敵用與進  
復錄青光祿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  
並來令進馬發來赴行在吳玠責授昭化軍節度付使承  
州安置莫傳責授寧化軍節度付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  
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

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指揮  
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虔奉尚慮流俗玩習  
將為虛文顧懷避姦推行臧裂或因事剝下皆公自營四  
為搔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糾察犯人重寘典憲仍

令御史臺躰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燕西道都總管  
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火徽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絳除左司郎官張官  
濟除駕部郎官郭永除河北河東路提刑周格除京東西  
提刑謝貺除西北路提點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並填  
見闕

建炎時政記終上

建炎時政記中

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黃御多方  
置大器以永安涉臣川而思濟勤子邦以闡天下之逸俊  
子家以資天下之豐懔乎負荷之艱惕若繼承之重應受  
祖宗之貽燕趙昭格窮吳之祝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  
伏火見協長夏赫育之辰玉裕淵清稟璿源英秀之氣實  
廟社無疆之福示本爰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露之慈以  
係四海愛戴之望祐敷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  
多艱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蒙懷之心可大赦天

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却殺謀殺故殺闕殺  
並為已殺人者并上惡罪至死偽造符印放火官負犯入  
已賊者將校軍人公犯枉法監主自盜賊不赦內枉法自  
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闕殺罪致死情理輕者減  
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絕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  
發覺未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放除之應舊係籍  
及上書人朝廷累降指揮檢舉叙復至今經隔年月尚未  
結正宜在給還元帶官職贈誥碑額等已結給還而未足  
者並依元初指揮其未及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  
恩澤者亦全吏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

事後來之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廷不從所乞山有身亡  
之人時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路道不通  
不曾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  
恩應士庶投獻章疏見在官者詳如有利害酌然可採令  
看詳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為激勵勸會科  
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賢異材之士何由而出  
可請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度學者近正仍令禮部疾  
速條畫聞奏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  
今未日已逼近難以遷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路解發  
材武人并錫慶院材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趣試不及之人

竊慮遺材仰經禮兵部投狀勘驗諸賢當議特與別行收  
試具合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  
罪停廢之人三特與牽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  
量材選用應諸路有材勇謀略之人衆所推伏或曾經戰  
陣得功可以倚伏委本州具姓名保明發赴行在御營  
使司當議量材錄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  
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詣  
實保明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  
遣回而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  
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聞

奏當議特與推恩應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  
州縣先填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趨隊伍不及逃竄  
之人限赦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  
處依舊收管仍給沿路口券其因沿路失於機察致散漫  
劫掠良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以依舊軍法務  
要整肅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  
得沿路不曾作過令元起發處具統制等官職位姓名保  
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令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  
行黜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  
兵將官等有能竭節戰守遂致陷歿之人可疾速契勘推



恩厚撫家屬內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為將士徇國用  
命之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兵統制之人多是虜掠  
良民強點其面其輿劫奪念非本心理宜優卹近雖已有  
放散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  
司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令縣多出  
文榜曉諭訪聞昨因金人驅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  
及有失業逃避人徃徃被官兵等不為辨驗復為驅領隨  
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  
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因京城失  
守死節守禦戰歿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壁統制官保明

特與推恩旋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逗遛行遣致死事之  
家不即露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  
勘會逃降赦恩軍人丁失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  
金人所至失業傭聚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  
人并今赦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  
依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踰  
城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懼罪未敢出首限  
赦書到一月內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迎逐州給在路口  
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尚敢  
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收管人數申樞密院

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出戰自效者限教書到一月日內  
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聞奏  
當議推恩令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獎擢  
應緣金人并盜賊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  
立限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有還歸之人可限分赦到半  
月內許歸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詣實  
因依保明聞奏特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臣昨已降指  
揮立限赴部公參違限不赴者在特勅停如有似此未曾  
公參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參部依條注擬如限滿  
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歿於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所屬

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体國以詔旨為虛文致死事之  
家終不霽恩無以激勸忠義自今仰本家自陳未經保明  
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  
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  
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不通未經  
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其實立功并亡失將士等  
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啻漏落應昨緣軍諸色人支借過  
官馬除贖因戰聞亡失與免備償并見差出許來騎外其  
余合回納者限一月於所存官司送納如出限隱藏不納  
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軍興遺器棄甲頭刃之類並

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阡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  
當議優獎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等  
第支賜百日外百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件數並令  
如法編揀排架內斷爛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脩整仍  
先具拘脩整到名數封捧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後  
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奏逐州長二責限依格書填告  
命給還尚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限外未經推  
恩給告之人許徑詣尚書省陳訴如有照據文字當議依  
格書填給勘會昨緣金人入寇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  
糧應副軍前下無搔擾陪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

運司保明實費之數聞奏當議特與給降度牒勘會逐降  
赦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  
司及倉庫不即勘給如敢稽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  
行斷遣歷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未卻有回歸者其已前  
積下應干請給等并與一併勘支應河北河東守臣親屬  
差往逐州幹辦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寄寓他郡  
闕人照管恐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支賜銀絹五十  
疋兩其幹辦官回日陞擢應百姓昨緣投充敢勇效因出  
戰陷歿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恤無令  
失所出應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切存撫無致少有

失所諸應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賊盜燒劫屋業之家特  
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內被或逃避止有婦人小兒貧乏  
下能自存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分法賑給施行仍多  
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房廊寺觀如近  
經兵火焚燒合行備蓋惟別州縣計置竹木之類者於所  
屬給據經由去處免抽稅力贖仍不許官司拘截使用如  
違許人戶赴訴勘會非因金人取索人口開封府差捉事  
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內有婦女多被使臣火下百端逼  
脅致畏避發遣歸願使臣火下等家藏住收養之人事同  
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經官陳首與

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肯復罪如初隣人并地方  
巡察使臣火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不知情又減三等  
仍仰留守司御史密行覺察應逃亡罪人見今監錮父母  
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兇惡不尔赦賊人外其餘並放令  
逐便應犯罪合條賞并先以官錢代充而犯人委已貧乏  
無可催理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均攤填納者並特  
與蠲放詢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等多將酒醋仰配  
與人戶及過往客旅僧道等為害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  
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應陂湖溇滌許人戶抹取元無  
收立課額後因官司措置初立課處仰監司契勘悉行罷

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見係豪強占據仰所屬州縣嚴行  
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京師物價未平致艱寡孤  
獨不能自在之人艱食除開封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  
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  
養如錢物不足其合用數申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  
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令人戶輸納租課實為搔擾自今  
仰提刑司勘驗詣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妄有搔擾應諸  
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外出及別緣事故  
有失陳乞致出違日限者候赦書到日限百日終所屬自  
陳許令依條可懲近降赦文神霄宮罷舍屋什物錢糧田產

拘收其數申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保  
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州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  
藍寺并舒州如元係投子山寺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  
內有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開具申尚書省初建去處  
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  
是初塑即迎赴天慶觀勘會合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甚  
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副  
省計及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跡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  
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  
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額封樁

錢物及收租錢廢監省費錢死馬肉贓錢不堪馬價錢權  
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  
還行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一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  
司多不入勾竊慮士人民戶合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  
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叙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  
前積壓未了文字並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司往  
往推注不為施行致使士民往回道路為勞苦自今東京  
官司須帶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道守行遣不帶  
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訢當議重行責罰應朝  
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為虛文致

民戶陳訢當議重寔典憲應義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  
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  
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  
精潔致祭於戲龍乘時休黃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  
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  
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  
行先是上登寶位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  
州縣勤王之師指揮為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  
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  
職一等差知秦州趙明誠發來赴行在鄭驥除直祕閣差

知同州

六月十四日內降勅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久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艱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內禪內欣載日復治康而恭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毒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盍取王帛子女公私財物為之耗竭乃始劫遷二聖中宮洎皇族尊初中外凋敝以行戎狄之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摠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

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開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屢民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加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奪與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師以為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酬其勲庸授以

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償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  
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為國藩屏以昭茂  
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  
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慈詔  
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  
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  
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  
著者應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之詔兩路  
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  
贖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

使贖送西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  
陝西路漕司廣衆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  
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  
皆上意也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聞  
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

六月日三省同奉聖旨汪伯彥除知樞密院黃潛善兼門  
下侍郎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張慤到行在令日下供職

六月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章疏論受偽命臣  
寮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



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  
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六月 日三省樞密院奉同聖旨沿河置巡察司自河陽  
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為斥候進呈臣僚章疏論請  
康未折彥質為宣撫副使逃入川陝錢益為制置使逃至  
湖北許高許元樞兵防河岷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  
責者百彥質責授散官呂化軍安置蓋落囉降官分司高  
元緝管海外州軍會南康軍奏高元寓其境上欲謀變知  
軍李定靖判韓琦以便誅之而待罪免謂其擅殺為非  
是臣奏曰湖委高元守河付以兵將息衆賊將至而先走

以鉄騎五百自穎昌尹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盜賊朝廷  
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  
命捍賊者如鄧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成是當  
賞上以臣言為然以命各轉一官以賞人是時開封君王  
襄罷大名尹徐叟仁堯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  
除延康殿大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充除待制知  
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劉錫知滄州又命錢蓋復官依舊為  
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澠鄆之地于朝  
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  
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

素為國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孟  
為使齎告賜益麻完措置<sub>此</sub>滎鄆事曰調發五路軍以起行  
在

六月 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  
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略謂國家以兵為重  
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闕額不  
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方平寇北事出燕所拆閱者又三  
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人不知其幾何  
令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日之計莫  
若散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搔擾未

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  
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利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  
伍得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教閱訓練不半歲間皆成精兵  
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  
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  
國馬政不脩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  
祖宗朝養馬于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  
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名而無實其後燕山  
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關河北京畿  
為之一空後破城都首下全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

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不多狹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  
馬宜降指揮立格亦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  
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  
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  
募民出財劄子大略謂國家新羅寇難京師帑藏悉為金  
人之所取外終州即以調發勅下之師則用為之一空今  
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劄破州縣振舉百  
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人不可橫賦科取于民  
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一等物力有余之家可行  
觀誘使任其靡余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

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集息彼乃得保其財  
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論  
以德意必樂輸從命者此人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  
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於陝西河北路  
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  
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  
創置軍號號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  
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  
給依上禁軍法余給半許用諸路關額禁軍錢常平司錢  
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提

撫司陝西委經略司召募每募及一軍就本差路有材武  
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  
馬分為三等格赤以定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  
買外余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赤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  
直每及百選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  
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虛制之罪委逐路  
提刑司總之人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  
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昧多者取旨推恩應  
勸誘到錢物別項播管聽候指揮專充募兵馬買緣邊事  
友用有敢科配播擾者命官窺責吏人決配凡募兵馬勸

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並保明推賞

六月 日臣與執政官進呈劄子議控御策大略謂唐之

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是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後行姑息  
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  
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  
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  
驅盜賊蜂起州郡莫有抗之者遂至于手足不足以捍頭  
目為今之計若莫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減  
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廢幾  
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

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于汾河汾淮汾江諸路置師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屬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乎此會謂師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師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總管鈐轄司許以便直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師府法也兵皆有等

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領行者轉運使副一員隨運一員留本路提照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

六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圣旨責授鳳州團練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閣門引見上殿

六月 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蔡劄子乞增置方手人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總領

得旨從之

六月 日省三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樞密院同

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即官樞密院委都御史檢察置籍以受功伏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過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比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勅榜揭于通衢

六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温州觀察使樞

密都承旨王瓊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祿開傳亮除河東路經略副使皆令開門引見上殿

六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

制王淵統制官張俊將帶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朝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會議于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夫行在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竄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群盜恐懼命有旨令召王淵等到都堂戒勵各令占地分須帶破蕩仍諭以自上即位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衄誤事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

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  
以斂破其衆二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  
王淵劉光世以功在遣節餘人等第進秩于是湖北群盜  
關瑾常忠薛廣祚等皆赴行在丁順揚進等皆河北盜  
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與  
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建炎時政紀中終

建炎時政記下

起建炎元年七月一日止八月十八日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國家所以備  
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  
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習承平之久城池堙  
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更民軍多不能守而郡縣遂以  
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  
諸路州郡以漸脩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並行應副有能  
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應州郡款脩城池者申朝  
廷降給祠部應副

七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圣旨張懋除同知

樞密事燕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緝除給事中

七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圣旨差周望傳

借太常少卿奉使子虜酋軍前通問二圣起居上命臣擬

撰表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日臣某言神京不守

坐失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

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

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克辟之遊禪濟國艱難方交兩宮

之歎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

奎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

執御迫群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群情

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之增懷輯睦師徒冀宗

材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

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日

臣某言戎馬荐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

難萬國悼心三灵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

慈淵圣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体堯舜之聰明十載東

宮令德聞于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決于寰區適當嗣位之

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生塵屈已而講和探甲登



埤為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  
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師徒莫  
陪羈勒迫群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  
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  
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雲奉表起居  
以聞臣無入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  
言

七月 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米綱以三分  
之一留行在友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先是汴河以河口  
決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都

水使者柴蘄陳求道脩治決口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  
使命且令已御空綱自京師般載六曹案卷及器甲等至  
行在

七月 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承  
平之時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  
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  
時之急蓋世方多難則賦入狹而用度廣非加裁節則何  
以為經久之制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  
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職之類比舊制減  
半開封府曹掾依舊舊改為推判官提舉常平司併歸提

刑司同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使以司錄依舊為倉書節度

官判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

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

萬戶不置罷吏負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

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

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

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

七月 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

司參謀官黃敢彥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

七月 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綰背心一宣示

每行廿二字

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齎

表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表救父母群臣皆

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

以示後世有旨從之

七月 日借通直直即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

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兵三萬為衛

於大名府置司土面遣官於北西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

民兵候就緒日渡河先復濟衛懷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

等處圍乃以兵民給地養之始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

紙錢百萬以為半年之費得旨從之

七月

日京師龍德等宮津送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之於殿庭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不悅服

七月

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鞠劾宋齊愈事初齊愈為右司員外郎自園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諫議大夫既而臣寮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據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鞠治驗證明白齊愈款服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于通衢

七月

日王瓌傳亮上殿面賜變器甲戰袍束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經制司畫一陳乞降指揮陝西路轉

運司應付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弟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兵萬人通成三萬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乘機會過河得旨從之

七月

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守司鞠治華

國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居福寧李氏奉之時以果實為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侍邦昌竊其邦款退歸府第因其婦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門有語附乘輿上聞之命御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權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

用乘輿服御陳氏上宣諭曰邦昌敢居宮禁寢殿茲私宮人  
可以見其情狀有旨李氏決脊杖降配軍營務下獄為  
妻

七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  
州郡脩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草增添弓手  
團結民壯措置郵傳緝盜捕賊建置師府要郡推行軍政  
皆係急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  
具施行次第尚書省樞密院施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  
以聞常切准備朝廷使按察誅賞

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  
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  
賊盜內則脩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  
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款迎奉元祐太后及  
津遣六宮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原中訓練將士益聚  
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  
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足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  
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

七月十五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大  
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  
來國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

謀終墮賊計畫子取女玉帛遂邀二聖臺與六宮咸屬恚  
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  
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  
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大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  
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權時之  
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招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  
未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  
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  
南朕與群臣將士獨留中原為爾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  
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疆歸宅故都迎還二聖

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也兵聚糧脩治樓櫓器具  
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  
軍民朕至懷母有疑慮故詔示想宜知悉

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  
改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迎奉隆祐太后  
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周仲荀統兵扈衛司對負外  
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航

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謂略巡幸之  
策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  
適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

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西粟  
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為今各駐蹕  
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  
委以脩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監鈔錢帛委轉運  
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油棗江通  
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  
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侍郎黃潛厚為  
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宅幹辦頓遞行宮一  
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泊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  
橋道渡舟并橋辦糧草發運使李治為隨軍轉運使

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  
一員候巡幸有日限三日計置用舟舟車駕等迎奉神主  
赴行在及據合用人數就太庙親事官擡擗令殿前司差  
撥禁軍三百人防護仍專委內侍官二員充同共都大主  
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

七月 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內降御批募兵  
改新軍有舊軍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校謂  
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  
之改刺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行  
七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

買馬每州可批令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勉所有  
勤民出財助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播擾故也

七月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為係湖聖

帝已曾賁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

州居住

七月 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黃

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浙路提

刑黃鄂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東路轉運副使

七月 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事論及君

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

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

下幸其

七月 日三省同奉聖旨董耘除兵部尚書晁說

之除待制兼侍講

七月二十七日內降手詔朕觀古之為士者何其分義之

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

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志難故人尹好我示於至

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違啟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

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

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于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

報國家者有所聞其故何哉由朕纂承慨然思任群相材  
與協濟備政事操戎狄以奉迎鑿與而士大夫奉公者少  
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召  
用則必以疾病為辭泆機以自便者相望下道涂避寇而  
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從告下挈家而  
遠遊夫禮義庶耻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  
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徂于習  
而未能遠革歟已詔甚夫節者翼之極與其次投之遠方  
約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  
人克復大業厥綏回萬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

臨前態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以刑朕  
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八月一日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鞠治陳冲余大均洪  
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為妾及因抄割  
金銀自盜入已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者余大  
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  
永不於還張御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  
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反之責授隨州別駕恩州安置周懿  
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  
置



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略謂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方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治河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艦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姓名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絺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艦凌波為號差御忠司幹辦官楊觀復齊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艦余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

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

外郎

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除東京副留守

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尚書左僕射無門下侍郎除潛善尚書右僕射燕中書侍郎

八月六日得御營使副使按閱軍馬

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副使權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撙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款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使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着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乞一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

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使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絡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令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一時懇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姦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舊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搦守兵具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司到河北兵民嚴行約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

八月 日三省同奉圣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部堂供職

八月 日三省同奉圣旨范訥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為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

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陽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為生界難得糧

餉萬一潰散即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令依元降畫一指揮止於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為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啓行絕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亦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績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以不決

八月十四日內降御批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

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任事上表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在除在外宮觀差遣

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劄  
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三表劄  
八月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當日罷任

建炎時政記下終

卷之四

四

